

年味始于麦芽糖

◎ 王靖萍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父母开始制作麦芽糖及其制品时，新年越来越近了。

居住在香格里拉市金江镇的人们每年从腊月二十就开始筹备年货了，除了上街购买春联、爆竹、水果、蔬菜以外，还有许多年味小食是人们自己动手制作的。在麦芽糖、饵块、糍粑、米糕、蜜饯等众多年味小食中，要数麦芽糖制品制作工序最为复杂，花样最多，也最受人们喜爱。尽管现在经济条件良好，父母制作的麦芽糖及其制品仍是我心底最牵挂的年味。如今，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五花八门的麦芽糖制品，但父母依然坚持每年过年前亲手制作几样麦芽糖制品，让难得回家的儿女能够大快朵颐。

江边的麦芽糖制品大约有白糖、黑糖、米花糖、鸡蛋糕、脆糖、核桃糖等几种，每种的制作工序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源于麦芽糖。

制作麦芽糖之前先发芽，这是制作麦芽糖的关键。母亲一般在农历十一月时选上好的麦子，将麦子在水里泡一天一夜后捞出晾在簸箕里，上覆潮湿的纱布，把簸箕放在温暖的地方，静静等待麦子发芽，其间要每天给麦子浇水，确保覆盖的纱布保持潮湿状态。一般经过半个月左右，麦芽长到一定长度后就可以把麦芽拿出来晾干磨成粉备用了。

熬麦芽糖之前，需要选上好的米，洗净并浸泡一夜。第二天，父母起得比往常要早一些，母亲早早把灶火烧好，把锅洗净，父亲则把泡好的米倒入锅里，加入大量清水熬煮，待米煮得稀烂后把火撤掉，往锅里加入适量麦芽粉静置个把小时，然后二人合力把米用纱布过滤一遍，再把过滤好的米浆

倒入锅里，烧火继续熬煮。熬煮过程中的火候也很有讲究，刚开始时要用大火将米浆烧涨并不断翻腾，待米浆由清汤色变为黄色粘稠液体时就要将火改为文火。在文火的慢慢熬煮中，黄色粘稠液体会变得越来越稠，这时的黄色粘稠液体已经成了糖浆，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道，让人忍不住咽口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糖浆的颜色越来越深，由开始时的金黄变成了棕色，用勺子舀一勺糖浆往下倒，会有糖浆薄片挂在勺子上，这时麦芽糖的火候已足，可以出锅了。

小时候，每当前年父母熬麦芽糖时，我和妹妹都会守在旁边，舍不得出去玩，因为我们担心回来时麦芽糖已经出锅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错过最美味的糖沫。爷爷总说糖沫不仅甜，还有止咳平喘的效果，因此每年熬麦芽糖，父母都会给我和妹妹一人舀一碗糖沫吃，这也成了我们在年前最期待的美食。由于小时候经济条件有限，熬制麦芽糖的原料大多是麦子、玉米、大米的混合物，这是我脑海里最甜的记忆。

吃过午饭，父母会再熬一锅麦芽糖，麦芽糖熬好舀出一部分后，他们会在锅里剩一些麦芽糖，继续用文火熬煮一会儿，然后不停搅拌锅里的麦芽糖。搅拌麦芽糖是很费力的活，这时全家大人齐上阵，父母和爷爷轮流搅拌麦芽糖，待挂铲的麦芽糖片非常轻薄且吹弹可破时，就到了拉白糖的最佳时机。此前父亲准备好拉白糖用的木棍。把麦芽糖舀到放有面粉的簸箕里稍微晾凉后，父母一人拿一根木棍，把麦芽糖缠在木棍上，在不停交换、拉扯麦芽糖的过程中，糖色变得越来越白，拉丝越来越长，劲道也越来越好，不一会儿，白糖就拉好

了。我和妹妹迫不及待让父亲敲几块白糖下来含在嘴里，那丝丝甜味瞬间充满整个身体，我们都开心得手舞足蹈。爷爷还教我们一个白糖的特别吃法：把一大块白糖插在筷子的一端，将其在炭火上烤制，边烤边转动白糖，不一会儿白糖表面就会鼓起一层脆脆的糖壳，等糖壳变凉后就可以整个取下来，放到嘴里又甜又脆，还夹杂着炭火上烤过的独有的香味，那味道可谓历久弥新，让人难以忘怀。

一般在做好麦芽糖的第二天，母亲会粘米花糖和鸡蛋糕。米花糖是用烤熟的米花加适量麦芽糖，使米花和麦芽糖充分结合在一起，在案板上定型后切片而成。鸡蛋糕的制作过程则较为复杂。鸡蛋糕食如其名，就是用鸡蛋和面制成的糕点。母亲在面粉里加适量鸡蛋、油和糖水，将其搅拌均匀后揉成面团，再将面团分成一个个小面团并擀成厚薄均匀的面片，再将面片切成长短、粗细基本相同的面条，起锅烧油，待油温适中时将面条放到油锅中炸成金黄色捞出备用。待所有面条炸好后，再像粘米花糖一样，将鸡蛋糕与适量麦芽糖混合定型，再切片装箱，这样鸡蛋糕就做好了。母亲说，鸡蛋糕味道好的关键在于鸡蛋、糖水、油和面的比例，鸡蛋和油放少了，鸡蛋糕就会硬硬的嚼不动，放多了则会太酥脆，一碰就坏，粘不起来。像母亲这样每年制作鸡蛋糕的老师傅能准确估算配比，做出来的鸡蛋糕香酥软糯、甜味适中，让人赞不绝口。

虽然制作麦芽糖及其制品工序繁杂，但父母几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制作，将他们的爱融入一块块麦芽糖制品中，甜蜜了我们一年又一年，温暖了我们平凡的每一天。



悄悄话 (王维翰 摄)

春在枝头立

◎ 和智楠

因为迫切想摆脱漫长寒冬的阴霾，也因为近来拂面而过的风中渐渐透出的缱绻暖意，令我一再心生喜悦和欢欣，不自禁地想去近距离触摸春的温暖与煦，去感受万物在春风中抖落一身风雪和一点点苏醒过来的勃勃生机。这个清晨，我独自来到生态走廊，沿着怒江江畔漫步而上，一个人去寻春，探春，赏春。

暖黄的晨光，透蓝的天，如丝的云，碧绿蜿蜒的江水，艳丽缤纷色彩，轻轻勾勒出群山绵延的巍峨轮廓，天地间，呈现出了一幅温婉蓬勃的美丽画卷。稍显粗糙僵硬的水泥路，在一帧帧春意缠绵的景色中，变得柔软而又亲切，我的脚下一片轻盈，像是走进了春风里，不再彷徨，不再踟蹰，生命在这一刻有了想要歌唱的激荡，震撼着寻春的心灵。

日头慢慢升高，染了春意的阳光无遮无拦地洒在辽阔的大地上，洒在苏醒后的草木上，洒在我的身上，也洒在斑驳的青石板上。绚丽明艳的春色在眼中恣意缠绵，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缓缓漫过心底，我仿佛回到童年时候老屋的后院，犹如院子里那棵枝丫横斜的桃树枝头的一朵小花，在春风里，轻轻探出花苞，一旦春风拂过，便在枝头尽情绽放。

事实上，春的枝头从来都是不甘寂寞的。桃花、梨花、杏花、樱花

……红的红，粉的粉，白的白，仿佛只是一夜春风吹过，忽而这世间便有千树万树的花朵闯进眼眸。枝头那一望无际的春色，既能带来春的暖意，还能带给人以明媚的希望，甚至凭藉着这繁花朵朵的春色敞开心扉，释放出一冬的寒意，卸下久积心头的焦灼与倦乏，在心底开出一朵桃花，或者是一朵梨花，花色醉人，花香袭人，在春风中，走出一个轻盈、崭新的自己。

春色正好，此刻春的枝头正极尽所能地绽放着灿烂的春意，它的美不是妖娆，不是魅惑，也不是浓烈，而是一种融合了等待、坚守和重生的生命力量，能让整个世界成熟在无尽的浪漫里。每次从花枝下走过，我总会很自然地想起很多往事，想起那渐行渐远的青春，想起许多永远不再重现的时光里的某些东西。曾经，确实有某种珍贵而美丽的东西属于过我，后来遗失了，但在这春的枝头，又失而复得。

我所生活的小区花园凉亭顶上，攀爬着一树绯红色的叶子花，入春后凭窗远望，我常与那树嫣然久久对视，热闹繁复的枝头春意一片盎然，使得原本暗淡的世界斑斓起来，春天已然来临，生活开始展现出最纯粹美好的一面。是呀，只要心中装着对春的憧憬，就能走过漫漫的寒冬，在春寒料峭里，绽放出美丽动人的花朵。

香格里拉在哪里

◎ 和文华

那片透着微光而金黄的叶子带着枯萎和残缺的留恋
随寒夜的风而轻轻滑落
我仿佛看见
很久很久以前
奶奶高挑瘦弱而倔强的身影
在那棵老核桃树下
犹如
一颗又一颗悄无声息的露珠
没有哀怨
没有悲伤
只有在寒冬中抗争的身影
只有在悬崖上坦然地吟唱
叶落向哪里
叶落向奶奶沉默的地方
那是萨玛格
心中永远的香格里拉

扔进
越来越黑的夜
黎明之后
回到阿爸阿妈温暖的小屋
每一句话都清澈地还原着爱
每一个眼神都照耀着光之美
一年又一年
祈祷的
祝福的
寻找的
希望和欢乐在哪里
我的阿爸阿妈说
在我们心心念念的香格里拉

金秋之后的寒冬
一片一片的叶
黄了落了
春天唱响生命赞歌之时
一片一片的叶
绿了笑了
香格里拉
用纯净的天空和丰润的大地
呼唤着我们游荡的灵魂
萨玛格
回家吧
香格里拉一直在等你

2019、2020

2021、2022

旧年换新年

北京 上海 成都 ……

身在春城的萨玛格

拥抱着希望和执着

把似是而非的偏见

迷雾重叠的谎言

永春河畔好风光

◎ 陈永明

壬寅冬日回故乡
晴空登顶青龙山
边陲风景呈眼前
伫立遐想心舒畅

永春河水向北流
拂柳排岸风光秀
滨河长廊好玩赏
俚乡特色维城有

政通人和天地间
创新发展方长久
敞开胸怀迎宾客
分享同饮康庄酒

那年我撒欢的桥头大村变样了

◎ 和建芸

我的老家在维西县永春乡三家村桥头大村村民小组，因我的父母都在城区工作，我们逢年过节才回去。我深深地眷恋着那里，因为那里厚重而肥沃的土地养育出像祖辈们那样淳朴善良的纳西儿女，让我的童年在春天的希冀中成长、在夏天的梦幻中盛开、在秋天的丰盈中收获、在冬天的绚丽中燃烧！

记得小时候，每到寒暑假我都回老家，只是回家的路有点艰辛，要么搭熟人的拖拉机颠簸回家，要么沿着田间地头走回家……在老家，我喜欢住在姑妈家，除了因为姑妈比较疼爱我，还因为姑妈家房前屋后种了很多果树，苹果、梨子、石榴、李子、桃子、木瓜、杏子、梅子……不同的季节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在那个各种物资都不充裕的年代，可以吃到水果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姑妈家有“三朵金花”——我的三个表姐，隔三差五就带我去村口看露天电影，虽然我每次都在电影散场前就睡着了，然后被三个表姐轮流背回家，第二天免不了被她们数落一番。

在老家最有趣的是跟着表姐们上山捡柴火或耙松毛。清晨，天刚蒙蒙亮，表姐们把绳子缠在腰间，肩上扛着钉耙就出发了，一进入山中，就

隐隐约约听到说话声，早来的妇女们已经在耙松毛了。表姐们快步跑向山坡，将腰间缠绕的绳索弯曲成两条并排放在空地上，在那些尚未被人耙过的地方开始耙松毛，一堆一堆叠放在绳索上面，没多久便耙了一大堆捆好准备下山。我到如今也没弄明白她们是如何做到只用一根绳子就把散落一地的松毛背回家的，只觉得当时的鸟鸣声悦耳，山风凉爽，她们耙松毛的动作灵活，不用上学在山上撒欢好开心。

夜幕降临，姑妈家在外劳作一天的家人们回到家中，姑爹点燃松明火把，放在悬挂于房梁上的一个铁盘中，大家围坐在火塘边准备吃饭，那时的我特别喜欢这种温馨的氛围，喜欢听他们讲农事、说一些邻里逸闻，看火光在一张张笑脸上忽明忽暗……

下雨天，屋里接满了盆盆罐罐，“滴答、滴答”，我和侄女蹲在边上看着屋顶漏下来的雨水，然后相互泼洒在脸上，嘻嘻哈哈，最后在人们的呵斥声中跑开。那时的我，不懂生活的艰辛，只觉得雨滴敲打盆盆罐罐的声音让姑妈家更热闹。

如今，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

县城到老家开车只需10分钟，一条条水泥路从村头延伸到每家每户，一辆辆轿车、摩托车在乡村路上行驶，再无往日尘土飞扬的景象。一幢幢钢筋混凝土的楼房拔地而起，姑妈家也新盖了楼房，客厅里的吊灯奢华而明亮，现代化的电器一应俱全，厨房干净整洁……

姑妈说：“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好啊！没想到我还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我说：“是啊，如今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不断改善民生，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姑妈笑了，一脸幸福！

表姐说：“现在家里有了无线网络，不忙的时候我就用手机看电影，有时候全家在大屏幕上一边看。”我说：“是啊，不用大冷天背着我去村口看露天电影了。”大家都笑了。

表哥说：“现在农网改造后，电压更稳定，灯更亮了。比起以前，交电费也方便多了，在手机上下载‘南网在线’App，直接在上面缴费，不用像以前一样跑到营业厅排队。”我说：“我们不用再点着松明火把吃饭了，你们也不用天不亮就爬到深山里砍松明、捡柴火了。”哥哥姐姐都开心地笑了。

了，点点迫不及待地问：“太爷爷，我的书呢？”

“有的，怎么可能少了我家小点点的书！”父亲打开旁边的红色包装盒。

“《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细米》，是曹文轩爷爷的书！”点点高兴地拿出一本本书，把它们紧紧地抱在怀里，生怕我们会抢走似的。

“去年你们春节返程后，你爸就开始琢磨着要给你们节后礼物来个‘大变脸’，说是家乡美食网上购买很方便，现吃现买，还都是新鲜的，也就不劳这个神了，就改成了送书。”母亲的目光中流露出对父亲的赞赏之情。

“这么沉的书，你们怎么拿回家的？”大哥心疼地看了看父母亲。

“简单啊，一次买得不多，用购菜的小推车拉回来。”母亲轻松地笑着说。

看着这些书，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两位老人手挽着手，拉着小推车购书的画面。

今年的后备箱里依然满满当当，书香代替了食香，载着书香返程，也相当于承载了父母的期望，一路书香一路暖，涤荡着我们的灵魂。这份精神食粮，持续保鲜，永不过期。

一路书香一路暖

◎ 王阿丽

对工作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知我者，外公也！”女儿调皮地拨了拨外公的帽檐。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爸，金庸全集一册不少！”二哥从纸箱中取出一套《射雕英雄传》，爱不释手地抚摸着。

“二哥啊，你高三那年，我撕坏了你看的《射雕英雄传》，我是恨铁不成钢，撕书是太粗暴了，一直想找机会弥补一下！”

“爸，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记在心上！我当时看您发火的样子是又怕又气，我也心疼借来的《射雕英雄传》。不过，自从书被撕掉以后，我还真的一门心思花在了学习上，否则，我后来也考不上大学呀！”

“我知道，你就是个金庸迷，你看完这些书后，可别练成个‘侠客’！”

二哥随即比划起了降龙十八掌，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这时，母亲带着在外面玩耍的侄孙点点回来

最后的牧歌

(小说)

◎ 次里拉此

(上接2022年11月29日第四版)

永追是旺堆的二女儿。从小性格果敢，敢作敢当。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交际，走到哪里都能跟人称兄道弟。不过，永追在学习上没有姐姐琼拉和妹妹边楚厉害，她的聪明才智体现在与人交往上。永追很清楚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她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很清楚任凭父母怎么努力也供不起她们三姐妹读书，而且也知道父母需要一个帮手。为了不让父母为难，永追很自觉地不上学了，既然不去读书她就想怎么帮父母挣钱，让姐姐和妹妹读书时不必为了钱发愁。那时村里的公路只通到了离村口大概还有两公里的地方，永追知道想挣钱就要走出村子。父亲旺堆是一个老实人，挣钱的办法也很少，于是，永追自己作决定将家里的一筐鸡蛋拿到镇上去卖。她一个小女孩走了两公里的路又搭车到镇上，靠着不害羞，管谁都叫亲人的本事，把所有的鸡蛋卖了。晚上回家把钱交到父亲手中时，旺堆都吓了一跳，询问女儿是不是偷了别人的钱。对于永追而言，第一次做生意带给了她成就感，她也知道跟

着父母种地放牧是挣不到钱的，每天虽跟着父母去干活可她想的是如何做生意。

永追不仅卖鸡蛋也卖鸡和小猪。然后从镇上买一些小件的衣服以及首饰还有擦脸油。旺堆和贞安都是老实人，女儿做起村里人的生意，他们倒不好意思了。可永追不在乎：“我又不是去偷去抢，他们要是不喜欢就不买，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买呀。这都是自愿的。”旺堆和贞安两人争不过能说会道的永追。到了第三年，永追在喜埠开起了小卖部，还买了缝纫机，那是用父亲的一头牛换来的。永追开始做衣服，这做衣服的技术是她镇上的女裁缝那里学的，那位女裁缝只是随意教过一点，其余的都是永追摸索出来的。那时的喜埠人还不大愿意外出，他们喜欢到永追这里订制衣服，永追很快就赚了钱，将父亲卖牦牛的钱还了回去。按理来说，旺堆和贞安应该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孩子感到骄傲，可是，那时还没有女子做生意的，再说了一个小孩子要出远门很不安全。旺堆和贞安总劝永追不要开小卖部了，也劝她不要独自一人到镇上拿货。有一

(未完待续)